

陝西傳統劇目匯編

郿 鄠

第二集

陝西省文化局編印

陝西傳統劇目彙編

郿 鄠

第 二 集

陝西省文化局編印

一九五九·西安

目 录

✓10 铁 角 坟.....	(449)
✓8 刺 目 劝 学.....	(501)
✓5 鞭 打 芦 花.....	(555)
✓9 赵五娘吃糠.....	(585)
✓8 頂 磚.....	(635)
✓6 如 意 壶.....	(653)
✓4 五 花 洞.....	(689)

鉄角坟

剧、情

楊六郎被奸臣王强陷害发配高州，任棠会尾随保护，被烟瘴打死。京城盛傳楊六郎死了，家里也得不到更确实的消息；但又不能不理事，于是发了空丧，埋一口空棺材到鉄角坟里去。到了百日之期，家人上坟燒化紙錢，楊六郎却回来了，路过坟前，听到有人祭扫，下馬来想去坟里，却被守門人誤为任棠会，楊六郎因为自己的发配之罪未除，也就将錯就錯，自認为任棠会，說要进去見柴郡主，郡主听說是任棠会仁弟，当然相見，而楊六郎却說在发配之时，六郎临危托他（任棠会）納仁嫂柴郡主为妻；因此气得郡主綁他上殿，宋王对于这个冒犯者問斬，在法場上，寇天官認清了是楊元帅，余太君叫六郎脫靴認子，才結束了这场风波，适八賢王正被困北国，于是命六郎急赶掛帅前去营救。

这戏的情节，不見于楊家將演义，是民間傳說的故事，但流傳很广，群众爱看，可算一个流行的节目。

場 次

第一場	被	困	第六場	店	房
第二場	突	圍	第七場	攻	塹
第三場	祭	靈	第八場	懷	疑
第四場	上	殿	第九場	問	斬
第五場	出	門	第十場	法	場

人 物 表

趙光義	須生	宋	王	寇	準	老生	宰相
趙德芳	須生	八	賢	陰	陽	老丑	
楊延景	須生	元	帥	眾	校	末	
余太君	老旦	長	壽	轎	夫	末	
柴郡主	正旦	六	郎	守	坟	末	
楊宗保	小生	六	郎	战	士	末	
楊	三花	家	院	韓	延	二花	番將
臘	丑旦	丫	環	番	卒	末	
焦	二花	宋	將				

第一回 被 困

赵德芳：（侍从引赵德芳升帐）

（引） 来在险要地，
时刻多担惊。（入坐）

（诗） 头戴二龙束发冠，
身穿蟒袍龙过肩，
虽然不得九五位，
遮却叔王半面天。

本御，八王赵德芳。是我替叔父过困饮宴，不料中了胡儿困城之计，被胡儿困得水洩不通。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。我心想命都司回朝搬兵，不知他意下如何？站堂军。

侍 从：有！

赵德芳：有请你家孟二爷进帐。

侍 从：是！有请孟二爷。

（孟良应声上）

孟 良：哎嘿！

（诗） 咱家生来天黄地黄，
未落草神鬼皆忙，
结拜六哥延景，
咱是佳山孟良。

是我正在后帐插柳射箭，忽听千岁召宣，只得进帐去参告进。

（报门式入大帐）

參見千岁。(隱)

赵德芳：站起来。

孟 良：千岁恩寬。(站起)

赵德芳：站堂軍，与你孟二爷看坐。

孟 良：謝座！（揖而坐）

千岁身旁可好。

赵德芳：罢了。都司你好。

孟 良：末将謝問。請問千岁，宣末将进帳，有何軍情議論？

赵德芳：都司哪知。你我来至彈魄关前，被胡儿圍得水洩不通，心想命你回朝搬兵，不知你心意如何？

孟 良：哎呀千岁。末将好比千岁跨下的駒乘，揚鞭兩走，撓繮而止，焉敢不往？

赵德芳：既然情愿，下边更衣。

(起座。孟良告退)

孟 良：正是：

千岁修書信，

赵德芳：都司換衣襟。(孟良下)

站堂軍，启開文房。

(崗調)站堂軍启开了文房宝，

本御提笔紙上描：

上写拜上多拜上，

拜上叔王龙駕安。

假若念起侄儿面，

速快发兵救儿还，

假若不念侄儿面，

穩坐京地莫动兵，

把一封書信修就了，

等都司到来好启程。

(孟良上路装束上)

孟 良：(紧诉)后帐以内把衣换，
咱和刚才不一般，
左跨弯弓右是箭，
手拿板斧月儿圆，
低下头儿进宝帐，
千岁。

你打发末将登阳关。

赵德芳：(紧诉)一见都司把衣换，
好象行路一客官。
回朝若见我叔王面，
你就说本御问他安。
站堂军看酒莫怠慢，
先与都司饯阳关。

(孟良接酒转敬天地)

吩咐的话儿你牢牢记，
莫当闲言过耳边。

孟 良：(紧诉)千岁不必细叮咛，
我有言语你当听，
早放烟，晚放火，
果算末将才学多。
站堂军与爷把马看，

(赵德芳及侍从溜场下)

天波府里把信传。

(孟良乘马下)

第二回 突 圍

(韓延廣帶胡卒上)

韓延廣：(詩) 头戴一頂烏凤插，
大紅袍上綉团花，
若要咱把冤仇報，
要把中華一馬踏。

某，韓延廣。正在牛皮宝帳飲酒喧嘩，忽听小达儿报道，言說孟良娃娃同上天朝搬兵，如何容得。小达儿，与爷拉馬抬鞭！

(接鞭、乘馬、繞場)

(孟良上，杀过場，韓与孟相持)

韓延廣：好一孟良，乔裝改扮，哪路逃走？

孟良：亦非哪路逃走，奉了我家千岁严命，四乡打粮。

韓延廣：明明同上天朝搬兵，如何容得。小義儿、圍住杀。

(杀过場，孟良虛閃一斧，抽身就走，韓延廣追下又上)

胡卒：稟爷！孟良逃走。

韓延廣：列開旗門。孟良逃走，令人可惱！

(緊訴) 將尔好比一群雁，

咱好比黃鷹到此間，

有朝一日打一爪，

連毛帶肉一口餐。

小达儿。

胡卒：有！

韓延廣：不必追赶，回。

(同下)

(趙德芳溜場上登城。孟夏上)

孟 夏：呔！幸喜杀出番兵重圍，只是我家千岁如何得知。唔！待我下馬放起火來。

(下馬、放火、下)

趙德芳：呵呀！幸喜都司杀出重圍、我先謝天謝地。(下)

第三回 祭 吳

(楊宗保上)

楊宗保：(引) 小將甚英勇，
保主立大功。

(詩) 年長一十七，
身藏虎豹力，
習就文共武，
卫国保社稷。

小將，楊宗保。我家爹爹今天百日之期，不免請出婆婆、
母亲再作商議。

(向后堂打躬)

孩儿有請婆婆、母亲。

(侍女、柴郡主、余太君上)

余太君：唔呼！

(引) 龙头拐杖捧圣旨，

柴郡主：万岁爷家亲口賜。

(入座。楊宗保打躬)

楊宗保：參見婆婆、母亲。

余太君：那旁有座，坐了敘話。

楊宗保：謝座！

余太君：这是宗保，請出婆婆和你家母亲，莫非为你父百日之事？

楊宗保：正为此事。

余太君：既然如此，打扫灵堂，安置侍候。

楊宗保：婆婆、母亲請至下边。

余太君：媳妇接娘来。（下）

楊宗保：楊来走来。

（楊来上）

楊来：（詩）楊来生得罪，

眉毛往下栽，

少老爷一声唤，

咯嘴蹶出来。

少老爷有唤，只得去見。

（进门，跪）

参見少老爷。

楊宗保：站下。（楊来站立一旁）

楊来：少老爷唤我为何？

楊宗保：是你不知。你家总爷今天百日之期，命你打扫灵堂，安置侍候。

楊来：少老爷請在下边。（楊宗保下）

我家少老爷命我打扫灵堂，安置侍候。我不免将那臘梅喚来与我帮办。便是这个主意。臘梅走来。

臘梅：哎，来了。

（上）

（板壳子）

奴家本是个屬馬的，

出門对着个燒瓦的，

他問奴家做啥哩，

楊 来：臘梅，女娃家，不敢跟外人說話呢。

臘 梅：唔。（掇）說上兩句不怕的。

院子、嚷叫為何？

楊 来：臘梅、是你不知，少老爺登下甕了！

臘 梅：原是傳下令了。

楊 来：呵！着着着、原是傳下令了。

臘 梅：怎样相傳？

楊 来：少老爺言道：总爷今天百日之期，命你我打扫灵堂，安置侍候。

臘 梅：還有啥話？

楊 来：沒了、沒了、就是这，就是这。

臘 梅：你收拾你的。

楊 来：臘梅。收拾完了，咱兩個把总爷祭奠一下吧。我給你說：咱俩磕头去，磕的整整齐齐的。咱太婆說過、过了这一时，叫我把你招了。

臘 梅：看你咧样子，誰跟你哩？

楊 来：噢！只要我不嫌你就是好的，你收拾你的。

臘 梅：你收拾你的。

（二人磕头不齐）

楊 来：起来起来，弄不成弄不成。你就不是一心么。你上来咧，我下去咧，就象滾水鍋里煮鳖哩。

臘 梅：你去請少老爺去。（下）

楊 来：有請少老爺。（下）

楊宗保：嗯嘿！

（上，祭奠）

老爹爹，年迈父，罢了，爹爹！

（余太君上，坐在灵桌旁）

余太君：楊延景，娘的儿，罢了，儿呀！

（柴郡主上，祭奠）

柴郡主：楊郡馬，奴的夫，我的郡馬！

（西京）柴郡主跪灵前悲哀皆痛，

哭了声楊郡馬魂儿細听：

咱的娘年紀迈时常有病，

你就該离边关問娘安宁，

那一日娘有病出言懵懂，

被焦贊他听去持刀行兇，

黑夜間入賊府杀坏人命，

薛丁鑒第二日拿本相伸，

我叔王龙位里大吃一惊，

将郡馬宣上殿就要丧生。

柴郡主直哭得悲哀皆痛，

余太君：儿呀！不必啼哭，回奔小房。

柴郡主：（接）忽听得我婆婆作喘声。

哎、婆婆呀！

（接）柴郡主在灵前莫可久站，

淚汪汪哭奔小房中。（下）

楊宗保：老爹爹，年迈父！哎，爹爹！

（西京）楊宗保跪灵堂悲哀皆痛，

哭了声老爹爹阴魂細听！

老爹爹好比一张弓，

朝天每日称英雄，

有朝一日歪断了，

兩頭落地一頭空。

楊宗保直哭得悲哀皆痛，

余太君：這是孫兒，莫要啼哭！回奔南學。

楊宗保：（接）忽听得婆婆作喘聲。

楊宗保在靈前莫可久站，

淚汪汪哭奔南學中。（下）

余太君：楊延景，娘的兒，兒呀！

（西京）

余太君坐靈堂悲哀皆痛！

哭了聲延景兒陰魂細听；

將我兒比就了一窩鷄，

朝天每日我務的，

遇見了黃鷹打一爪，

東的東來西的西。

余太君直哭的悲哀皆痛！

楊 來：（上）稟太婆！我家孟二爺回朝。

余太君：（接）忽听得楊來稟一聲。

楊 來：稟太婆、我家孟二爺邊庭回來、要見。

余太君：命他進來。

楊 來：這老人家聲大得很，我要招呼住哩，別叫把我扇倒了。

（向外打躬）

有請孟二爺。

（孟良上）

孟 良：站下。

（緊訴）忽听得楊來一聲請，

急急定來莫消停，

我低下頭兒把門進，

一見冥位好伤情。

(喝场) 哪、哪是楊元帅、楊六哥!

(接) 叩罢头来抽身起，

太娘跟前打一躬。

参見太娘。

余太君：下跪儿是孟良？

孟 良：是孩儿。

余太君：我命你保定你家八王千岁蟬魄关前赴宴，奴才回来，莫非貪生怕死，临陣脫逃，你說是也不是？

楊 来：八成是开了小差儿咧。

孟 良：哎呀，太娘！孩儿焉敢临陣脫逃。我家八王千岁以在太娘上边有書。

余太君：楊来，呈書上来。

楊 来：是。

(呈書信)

余太君：唔！这是我儿首功一件。站起来。

孟 良：太娘恩寬。

余太君：你且下边解甲歇息。

孟 良：孩儿告退。(下)

余太君：这是我家八王千岁以在我处有書，待我拆書观看。哎呀且慢！我想我乃佐臣之妻，焉敢私意拆書，不免將書信捧上龙案，和我主同拆同看。院子打轎。(轎夫上)

楊 来：上轎。(下)

第四回 上 殿

(內侍引趙光義登殿)

趙光義：(引) 殿前珊瑚樹，
殿後翠華宮。(升寶座)

(詩) 太陽一出照各州，
寡人头上九盤龍，
藍田玉帶嵌北斗，
龍眉一皺百官愁。

寡人大宋天子趙二王在位。自朕登極以來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只因北國肖銀宗不通礼仪，打起龍鳳請帖，請寡人過國飲宴。那是過國飲宴？明明是殺人的一座戰場！是孤聞言，力要前行，文武阻擋，言說龍不可離位，鳳不可離巢，龍離位諂臣謀位，鳳離巢聖駕有失，是我家八皇兒替孤過國飲宴，去的日久，無有京報進京。(余太君在後場击云牌)侍臣。

侍 臣：奴婢在。

趙德芳：看過何人击云。

侍 臣：遵旨。何人击云？

余太君：(內白) 長壽夫人击云。

侍 臣：長壽夫人击云。

趙光義：替孤傳旨，長壽夫人上殿。

侍 臣：遵旨。萬歲有旨、長壽夫人上殿。

余太君：接接，接旨。(上)

參見我主萬歲。

趙光義：長壽夫人平身。

余太君：万岁隆恩。

赵光义：侍臣，与长寿夫人看座！

余太君：臣妻谢座！（入座）龙驾安否？

赵光义：寡人每日如坐针毡一般，何一日得安。长寿夫人你好？

余太君：臣妻谢问！

赵光义：这是长寿夫人，寡人无旨召宣，上殿有得何事？

余太君：万岁哪知。只因我家八王千岁，以在我处有书，我想我乃作臣妻之人，焉敢私意拆书？因而将书捧上龙案，和我主同拆同看。

赵光义：侍臣，呈书上来，待寡人拆书者可。

（看书信。曲牌奏三眼箫）

长寿夫人：大事不谐了。

余太君：怎样的不谐了？

赵光义：你看你家八王千岁以在蟠踞关前、被胡儿围得水洩不通。速快回上你府、点起家兵家将、搭救你家八王千岁还朝。

余太君：哎呀，万岁！漫说问臣妻要兵要将、府下即是一个拨火的丫头，也是无有的了。

赵光义：哇！（余太君跪）我兄王在世，封你杨家叫将台。动不动无兵，动不动少将。寡人今天当殿与你出下缺兵少将牌。你且领旨下殿。

余太君：哎呀万岁！臣妻有满腹的冤屈。

赵光义：长寿夫人，莫非你要表功？

余太君：不敢表功，闲谈几句。

赵光义：长话短叙。

余太君：万岁你听。

（西京）余太君站殿角悲哀皆痛！

万岁爷龙位里侧耳细听；